

## 寄情武俠世界

### 南方壺

劉兆玄(1943-)的“王道劍”全書共五冊，第一冊於今年4月1日出版。起先看到預告時，我想政治人物寫的小說能看嗎？劉兆玄兄弟共六人，他排行第五。1960年仍是高中生時，為了掙零用錢，劉兆玄便與四哥及六弟，三人聯手以“上官鼎”的筆名，開始寫武俠小說，前後寫了十餘部，有些現在還買得到。古龍(1938-1985)1960年出版的“劍毒梅香”寫了四集後便停了，讀者急著要看，在出版社重賞之下，最後由上官鼎代筆續完。金庸(1924-)曾說“台灣在全盛時代，前前後後有五百位作家在寫武俠小說，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。而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家，第一是古龍，第二就是上官鼎。”雖然小時了了，但畢竟從1968年封筆後，已過了四十餘年。記得達斯汀霍夫曼(Dustin Hoffman, 1937-)及羅賓威廉斯(Robin Williams, 1951-)主演的“虎克船長”(Hook, 1991)嗎？長大後的彼得潘(Peter Pan)，由於失去想像力，所以飛不起來了，劍術當然也忘得一乾二淨。除非找回想像力，否則如何與虎克船長決鬥呢？長時間投入學術及行政事物的劉兆玄，會不會早已少年心事，強半為銷磨？猶豫好一陣子，仍是訂了。心想反正目前只賣一冊，買錯的話，損失不大，就當做向他投政從筆的勇氣致敬。我們家的書，一向是我買的，這回內人才一看完，便迫不及待想看後續，她立即上網查詢，發現其餘四冊，要等到5月才發行。

心在南方

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劉兆玄，1971年從加拿大完成博士學位後，隨即回台灣，至清華大學任教。我是1984年回中山大學，隔年中山申請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。那時大學要新增系所很不容易，不是教育部通過即可，行政院還會找各部會來一同審查。劉兆玄那時是國科會副主任委員，中山的趙金祁(1927-)校長，認為國科會應是由副主委代表出席審查會議，找我一起去向他說明，以爭取支持。初次見到劉兆玄，便覺得他是個很有想法的人，且反應靈敏。劉兆玄很早便到國科會擔任企劃考核處處長(1979-1982)，之後回清華擔任理學院院長(1982-1984)，接著又到國科會擔任副主委(1984-1987)，然後又回清華大學擔任校長(1987-1993)。早年國內的學術研究環境不是那麼好，那段時期，國科會在協助各大學延攬人才，及補助與獎勵教授從事研究工作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。了解大學所需，及熟悉國科會業務的劉兆玄，對推動制定各種辦法，貢獻應不小。清華校長一職尚未任滿，他便被找去當交通部部長(1993-1996)、國科會主委(1996-1997)，及行政院副院長(1997-2000)，一個接一個的職務，當年他被視為學者從政的成功例子。

2000年，國民黨失去掌握多年的政權，劉兆玄也卸下行政院副院長一職。再度政黨輪替，2008年5月20日，馬英九(1950-)就職總統，劉兆玄被任命為行政院長，那時他正擔任東吳大學校長。65歲拜相，在古代應算是老驥伏櫪了。劉兆玄擅長出主意，擅長拿定方向，且勇於任事。他一向給人的感覺，就是個智者，又曾有過許多歷練，行政院長一職，該能一展長才吧！

本來治大國若烹小鮮，但在台灣，卻治小國若烹大鮮。位居高位者，休想羽扇綸巾。才一上任，漁陽鼙鼓便動地來。大陸出產的乳製品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，引起軒然大波，導致衛生署長林芳郁(1950-)，於9月26日下台，雖就職僅僅4個月。這樣還不夠，在野黨接著發動“1025反黑心顧台灣”大遊行，數十萬人上街頭抗議。台灣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上街頭已蔚為風潮。拼死拼活的選舉，得幾百萬票都沒有，隨時只要聚集個幾萬人，就可宣稱代表全民。

那一顧台灣的活動，主要是質疑政府在兩岸事務上快速“親中”，且對於全球金融風暴，及中國毒奶粉事件等方面應變不力。奶粉再怎麼毒，應不會是在那短短幾個月間才進口的，竟得承擔這麼強烈的指責？沒辦法，誰叫你們要執政？有人就是如此愛台灣，總覺得台灣該由他們來“顧”才安心。別人來顧，都沒安什麼好心，都會賣台。劉兆玄的內閣，起步便踉踉蹌蹌。隔年8月8日，創下台灣50年來最嚴重水災的莫拉克颱風襲捲台灣。驚人雨量所引起的土石流，摧毀多處地區的民宅，造成約700人死亡或失蹤，農業損失約新台幣200億元。延誤救災的指責還不打緊，事情沒做好是不應該，8月8日颱風當天，不顧人民死活，去染髮、還回新竹“歡度”父親節等的痛批，讓你的人格完全被踐踏。9月10日，於初步重建任務已告一段落後，劉兆玄率領內閣總辭。

十多年前，在一次有關邏輯的考試，我曾出了一題：

柏拉圖(Plato，約西元前427-347年)說：有良

心在南方

知的人，在活躍的政治中是無容身之處的。那麼下列敘述哪些是對的？

1. 無良知的人，在活躍的政治中是有容身之處的；
2. 有良知的人，在不活躍的政治中是有容身之處的；
3. 無良知的人，在不活躍的政治中是無容身之處的；
4. 在活躍的政治中，有容身之處的為無良知的人。

這是單選題，不難找出正確選項。2000年離開政壇，隔了8年，環境早已今非昔比，使命感再重，如果自認有良知，便不該去接閣揆的。只是在當下，有一群人堅持以他們的方式愛台灣，甚至認為愛台灣是他們的專利，不該去的，又豈僅是劉兆玄而已。

前陣子因“318佔領國會事件”，有些台大學生又開始懷念起傅斯年(1896-1950)。傅斯年是1949年1月19日，由南京飛到台北，隔日接任台大校長。1950年12月20日，擔任台大校長剛好1年11個月，在臺灣省議會答覆省議員郭國基(1900-1970)的質詢時，因過度激動，引發腦溢血，逝世於議場。1949年4月6日，傅斯年當校長尚不久，有軍警進台大與師範學院(今台灣師範大學)逮捕學生，此即四六事件。傅斯年對軍警不經法律程序，便逕行進入台大校園極度不滿，他向政府提出要求，日後若擬逮捕任何一位台大師生，

均須得到校長的批准。他並警告警備總司令“若有學生流血，我要跟你拚命！”4月6日那天共有100多名學生遭逮捕入獄，其中有7名學生後來被槍決。由於傅斯年的極力維護，台大在四六事件中受創較輕。其後政府採取懷柔措施，以安撫社會大眾與台大，傅斯年也緩和下來。他表示“贊同政府整頓學風，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，即予依法辦理外，其餘早予保釋，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，亦望能協助解決。”那時各大學校園內潛伏一些親共分子，並不是那麼單純，傅斯年對情況了然於心，所以非一味支持學生的任何行為。

昔日是軍警進入校園內逮捕學生，今日是學生出校園佔領立法院24天，其間還破窗進入行政院大樓，兩件事完全無法類比。以傅斯年在四六事件發生後的各次談話，他若是今日的台大校長，會全力支持學生的種種舉動嗎？台大學生恐怕是白白懷念他了。而以傅斯年的一向不畏強權，猜想也不會畏於學生的人海戰術，盡說些附和他們的話。因此若在今日，學生可能會奉送他“我們沒有把校長教好”之類狂妄的話。而依傅斯年的性格，相信他也不會如某大學校長，立即“向學生發出道歉聲明”。

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後不久，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(1909-1999，1995年得國家文藝獎)，慕名請他寫幾個字作為留念。傅斯年揮毫寫下了“歸骨於田橫之島”短幅相贈。田橫(?-西元前202年)乃狄縣(現山東高青東南)人。秦末天下大亂，田橫曾為齊國宰相，一度自立為齊王。劉邦(西元前

心在南方

256-195年)稱帝後，田橫不願順從，率領五百徒眾，避居海上小島(今田橫島，在山東省即墨市田橫鎮南方的海上)。劉邦見齊人皆降，只餘田橫，如芒刺在背，派人逼降他。田橫不屈，自刎而死，其所屬五百人，亦皆自盡。在1949年左右，那風雨飄搖的年代，學者願意來台灣的並不多，且有些來後待了一陣子便回大陸了。他們以為不過是改朝換代，讀書人在那都一樣，沒有料到人民站起來後的大陸，情況會愈來愈糟。一輩子堅決反共的傅斯年，初來台灣，即知要在此小島待下來了，想起兩千多年前他的山東先賢田橫，遂寫下那樣的句子。

劉兆玄是湖南衡陽人，抗戰時出生於四川成都，戰後隨雙親移居台灣，青年時去加拿大唸書。湖南是他的家嗎？四川是他的家嗎？加拿大是他的家嗎？自幼起便在台灣待了六十餘年，比傅斯年的不到兩年長太多了。在台灣似劉兆玄這樣背景的人不少，應也都早就擁抱且將歸骨於田橫之島了。在這田橫之島，他們可以做很多事，與其他人幾乎沒有差異。但總是有人認為有些禁地，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去。劉兆玄應深刻感受到了，一旦誤闖某些人心目中的禁地，後果會很慘烈。

幸好江郎才未盡，他再度拾起那支閒置四十多年，卻仍未荒廢的筆，寫下“王道劍”。光王道不夠，要加上劍，王道才能實踐。這是劉兆玄瀟灑又不瀟灑地走一回後的領悟。在那塊他新闢的疆土，他揮灑自如了，一招又一招的武功，如行雲流水，綿綿不斷。比起看似實際，但虛空不真，人話

心在南方

鬼話難分的現實世界，武俠天地，實實在在多了。(103.4.18)